

柳青 侯健飞 编

再见梅娘

可喜的是

我获得了

我们从不同的人生

走向获得的坦诚，

以致今天

还能面对纷繁的世态，

活得没有怨天尤人。

柳青

侯健飞 编

再见梅娘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见梅娘/柳青,侯健飞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337-9

I. ①再… II. ①柳…②侯… III. ①梅娘(1920~2013)—纪念文集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50752 号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页 11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337-9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2007年梅娘在农业电影制片厂门口

梅娘简介

梅娘（1916—2013），本名孙嘉瑞，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长春成长。毕业于吉林省立女子中学，1936年出版《小姐集》。后赴日本求学。四十年代出版《第二代》和《鱼》《蚌》《蟹》水族三部曲。幼年丧母，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丧女。曾被打成“右派”，靠做保姆维持生计，被迫搁笔二十年。晚年重新提笔，以散文创作为主。作品风格清新雅致，满纸花香。晚年出版有《梅娘小说散文集》《梅娘近作及书简》《邂逅相遇》《梅娘怀人纪事》等。

目 录

- 001 刘索拉 / 在花草阳光中穿梭永恒
- 007 丁 东 / 悼 梅 娘
- 012 徐 晓 / 命运比小说曲折
- 019 张 翎 / 梅娘穿过我的生命留下的烙印
- 025 〔加拿大〕诺尔曼·史密斯 / 缘
- 037 陈 言 / 我与梅娘过往录
- 047 惠沛林 / 你走了，我们离开了
- 052 杨 苡 / 送别梅娘
- 055 陈 宏 / 敬缅梅娘
- 065 邢小群 / 梅娘活在我心中
- 078 〔日本〕大久保明男 / 缅怀与梅娘交往的日子
- 093 成幼殊 / 梅娘姐，你永在
- 100 涂晓华 / 回忆·怀念·漫语

- 111 曾印泉 / 我所见的梅娘老师
- 113 侯宇燕 / “那个低眉顺眼的女孩不是我”
- 118 韦 泱 / 爱读梅娘信
- 127 曾淑英 / 对嘉瑞的认识，再认识
- 133 郑仲兵 / 忆孙姨
- 141 荣挺进 / “命硬”的孙姨
- 156 钱辉熠 / 铁窗下的友谊
- 162 〔日本〕羽田朝子 / 梅娘的留日时期与“读书会”
- 174 朱 红 / 天堂梅娘阿姨启
- 180 窦明亚 / 不能忘却的感恩
- 187 〔日本〕关智英 / 永远之梅娘女士
- 192 顾国华 / 可歌可颂的草萤微光
- 197 黄芷渊 / 走过1314，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 202 黄茵渊 / 致梅娘奶奶
- 206 田 钢 / 细叙点滴忆曾经
- 216 丁言昭 / 梅娘与我们家的友谊
- 227 赵 蘅 / 永远失去的背影
- 235 马 佳 / 为梅娘奶奶拍照
- 238 傅靖生 / 楼下的腊梅花又开了
- 243 柳如眉 / 怀念姥姥
- 254 柳 青 / 向妈妈道声对不起
- 273 侯健飞 / 再见梅娘

在花草阳光中穿梭永恒

——献给梅娘（孙嘉瑞）女士的祭文

刘索拉

我第一次见到梅娘女士是作家侯健飞搀着她走进了我的音乐会现场。

然后我开始读她的作品，给我最深印象的是《鱼》。说印象深刻，不如说惊讶，没有想到梅娘在那么年轻的时候竟然创作了如此个性鲜明的女性主义作品。《鱼》中的女主角虽然和很多当时的文学作品女主角有一个共同点——男性社会的受害者，但梅娘用铺张的独白手法表达了一个在身心上受到严重伤害，但在伤害中突然把人性和情感敏锐看穿的年轻女子芳。她手上抱着、肚子里怀着丈夫的孩子，在决定跟背叛她的丈夫和软弱的情人分手时，冲着情人说：“你骗得我够了，也该我享受一回。”“我要你陪我一回，到灯来，到雨住我会放你走的。”“我知道我要的不是你，但……身边只有你接近了我……”在整个故事中，这个女孩子的叙述充满了各种不同



2003年，梅娘听刘索拉演唱会。

的情绪和节奏，各种不同的感情色彩，使我禁不住马上听到了音乐，听到了一部独幕独唱歌剧，声音在光明和黑暗中扭曲。我无法忘记这些独白和它在我耳边变成的音乐，我看到了芳变成歌者的形象……这部作品再次向我证实了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女性早就扔下了“小鸟依人”的面具，但今天，无知的共和国后代们却又把它当成昂贵家产给重新装饰在身上了。

梅娘这样精彩的作家，竟随着历史的动荡，在她生命和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被长期“改造”，最后由于书稿几经被抄，她曾决定彻底放弃文学，当了绣花女工。幸亏她在晚年时能恢复原职，得以重新执笔，使我们有幸感受到她雍容大度的“大女人”文字风范。

在她晚年撰写的诸多散文中，处处流露着她为之自豪的对世间常情的关怀，对于过去经受的精神和生命的折磨，她

抱着“廉价地叫卖痛苦的过去，那是心灵的残缺……”的信念；对于社会和政治运动在她生命中曾经暴露出来的人性丑恶，她只是说：“可喜的是我获得了我们从不同的人生走向获得的坦诚，以致今天还能面对纷繁的世态，活得没有怨天尤人。”对于漫长的劳改生涯，她“总是喜欢结局是好的，是有希望的……”对于被剥夺的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代，她仍旧保持着“我的淑女风姿婀娜”的故我……尤其是，在她洋洋洒洒的文思中，没有一句对过去的“毒语”！——我这么说，主要是我自己属于那种满腹毒语的作者，所以止不住以小人之心



刘索拉在梅娘家

慕君子之度。

我从和她仅有的几次交往中，知道她非常喜欢花，喜欢天堂鸟，我在国外工作时，常托人给她捎束天堂鸟。后来找不到她了，据说去国外女儿家常住了。直到去年才收到她托人捎来的新书，上面写了一句：“索拉，希望没有忘记我。”我赶紧也托人捎去我的新书。其实她是那种见一面终生难忘的人，只不过我作为晚辈，每次见到她，出于敬慕，除了不停吃她削的水果，生怕一张嘴就说出错话来。她拼命改正我对她的称呼，让我叫她“孙姨”，对我来说，孙姨就是她散文中和她现实生活中这个宽宏的老人，而梅娘是那个美丽地站在历史

与梅娘结识后，刘索拉常常来拜会她，两人相互欣赏、情真意笃。



照片中的女人。在这两个名字之间，是一块巨大的流放地。她属于那种人，你在她身边什么都不用说，待上一会儿，走出她的门，就会有种被“开了光”的感觉。

记得在她听完我的音乐会之后，写了篇散文，诸多鼓励语之外，主要提到了“自由女人”和“众家姐妹”的话题，那文章如同对我的点拨，让我感到这位前辈具有我远远不及的对女性问题的博大关怀和



梅娘在798艺术区刘索拉的音乐坊

敏感。我们这一代，“女权”是上一代自然传下来的一种外衣，却不明真正实质。而对于梅娘这代人，女性权利、女人的自由平台，是她一生为之奋斗，时时关心的事情。这种关怀透露在她诸多的文字细节中，她是女儿、妻子和母亲，又是杰出的作家，以她的经历和敏感，深知女性生活中的各种苦痛和喜悦。她的早期小说显示了年轻女性的意识觉醒，到了晚年散文中，则表现在各种对平凡琐事的叙述里。

她是我们前辈的知识女性高度觉悟的见证，没有她的再次出现，我们缺少了很重要的一课。对于我这种生长于一个被切断历史的时代中的人，她的出现，补充了我对上一代女性认识

的种种疑问。但所有这些桂冠在她面前却又显得很多余，她与很多著名女性不同的就是那巨大的平常心。这显示在她的晚年散文和通信里，大段的对现今琐事的陈述，又乐在其中。不像很多老人，只活在过去的回忆里。读着她的散文，我会经常问自己，如果让我经历她的过去，我能有这么阳光么？看来光明是一个人的天性，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太阳的女儿，有阳光，我就快乐……”

且不管我们这代人如何怀疑阳光对人生的夸张，但对于遍体通透的梅娘来说，她可以原谅所有类型的真诚。此时此刻，我仿佛走进了她的灵魂所在地，站在树阴下的角落里，看见她的灵魂被阳光拥抱着，这个梅娘，这个孙姨，自由地穿梭于花草光线之间。

2013年5月29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刘索拉是一位音乐家、作曲家，也被视为中国真正的“现代派”作家。小说代表作《你别无选择》被看成是我国新时期“先锋派小说”的开先河者。刘索拉的小说多以音乐界生活为素材，采用“黑色幽默”的笔法，表现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实，笔下人物多为“精神贵族”或“迷惘的一代”。2001年出版对话随笔录《行走的刘索拉》。

悼梅娘

丁 东

梅娘是5月7日上午去世的，享年九十六岁。去年，我和妻子最后一次去她家拜访，和她及女儿柳青，一起切磋过梅娘自传^①怎么整理，当时她精神很好。直到今年3月，她还能出国旅行。但到了春光明媚的季节，她却走了。听说她走得很安详。这是唯一让人宽慰的地方。她的一生实在太坎坷了！梅娘本名孙嘉瑞，所以我称她孙老师。她1916年生于海参崴。早年留学日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就登上文坛，成为知名的女作家。我认识她在九十年代中期，她已经七十八岁了。当时，我的妻子正在进行关于右派的系列采访，鄢烈山建议采访梅娘。于是，我陪妻子一起去采访，妻子的文章不久在《书屋》发表，以后，我们和孙老师就成了忘年交。采访中，我最突出的感受是那个时代对她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她的丈夫柳

^① 梅娘一直反对撰写自传，但经不住众亲友的轮番劝说，终于同意口述亲友们的问題，由女儿柳青等记录整理。——编者

龙光本是共产党方面的人，死于1949年初“太平轮”海难，但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农业电影制片厂当编辑，却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政治运动一来就是斗争对象：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被批判；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1957年没有什么言论，却被打成右派，而且受到最严厉的“一类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出了劳教所，只好给人家当保姆为生，其间三个孩子先后病死了两个。就在这样艰难的处境里，她仍然保持着高贵的精神，和同为右派的遇崇基、王秋林一家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他们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留学生，六十年代都住在东四北大街一带。同是专政对象，就成了东四派出所政治学习班的“同学”。遇崇基崇敬梅娘的为人，下课的时候，梅娘路过遇家，他总要想办法弄一点熏干熬白菜之类的小菜请她品尝，和她讨论各种问题，还曾向她请教屈原《楚辞》。当时，遇崇基和梅娘两家生活都非常拮据。梅娘靠绣花维持生活，遇崇基得到陈毅批准，翻译了一本日本围棋著作，得了一点稿费，买了一点大米，就让遇罗克送一小包给梅娘分享。雪中送炭，梅娘十分感动。1965年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遇罗克写了一篇批驳姚文元的长文，投寄《红旗》杂志、《北京日报》，都吃了闭门羹。于是找到梅娘，问她是否可以推荐给认识的《文汇报》编辑。他们并不知道姚文元文章背后有毛泽东、江青的背景，但直觉来头不小，于是梅娘说，推荐可以，但发表后很危险。遇罗克表示，最不好的后果都想到



丁东（中）与友人

了。于是，梅娘把这篇题为《人民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的一万五千字长文介绍给《文汇报》，该报于1966年2月13日以《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为题，摘发了三千字。遇罗克当天很兴奋，说：“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当然，梅娘的担心很快成为现实，这篇文章果然成了遇罗克更大噩运的开端。梅娘是遇罗克《出身论》的早期读者。当时，梅娘被居委会指派写黑板报，粉笔就收在居委会门洞旁的牛奶箱里。遇崇基知道梅娘的信件都要被审查，于是通过奶箱，把儿子的一份《出身论》传递给梅娘。梅娘回忆当时：“深夜，捧读《出身论》，读得热血沸腾，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赖以维生的绣花架子都碰翻了。”后来，我向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提议，写一本回忆录。2002年，遇罗文的《我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

次披露了两家人的友谊。在出版社举办的恳谈会上，梅娘到场祝贺。她看见已是中年的遇家的小儿子遇罗勉正在照相，激动地说，看见你，就想起老遇，你真像你父亲。得梅娘援手登上文坛的人不止于此。1973年，史铁生刚刚瘫痪，在绝望中摸索文学创作之路，也得到过还在当保姆的她和女儿柳青的鼓励和帮助。我认识孙老师的时候，虽然她的右派问题已经平反十几年了，但后遗症还在影响着她的生活。当时，单位给她分配的住房很小，厕所只有一平方米，人进去刚能转身，淋浴器下面就是蹲坑，她腿脚不灵，已不能站稳，但装不成坐便器。农业电影制片厂盖了几栋新宿舍楼，她向厂里要求换房子。单位答复，不能调整，理由是进新楼必须有高级职称。她七十年代末平反后，没赶上评高级职称就退休了。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史里有论述她的章节，中国现代文学馆里有介绍她的栏目，把她当作研究课题的学者，可以评教授、副教授，但她在本单位就是不能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为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给农业部部长写信，农业部长又和农影厂领导打招呼，中国作家协会又派一名书记处书记专门到厂里交涉，希望落实梅娘的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哪知就是办不成。厂里比她小二三十岁的人，或按行政职务，或按高级职称，都搬进了新楼。和她住在同一个旧楼里的是工龄不长的小青年，搞装修把暖气弄坏了，锁上门回了老家。就这样，老太太只好在冰冷的旧楼里，守着电暖气过春节。后来几经周折，单位才给她在旧楼里补了一个小单元，使住宿条件有所改善。孙老师虽然遇